

# 建立对城市的归属感，而非单纯建造房屋

对远大科技集团颠覆性建筑师张贤铭的专访，2016年7月

## 1. 在您看来，伴随城市化进程将出现哪些主要挑战？能否为我们概述一下？

主要挑战关乎建立对城市的归属感。目前，关于中国城市的最大批评是所有城市看起来千篇一律。这是一种极端冷漠无情的状态，人们感到自己远离所在的城市，导致对环境和资源开发活动缺乏参与。如果没有灵魂和自豪感，即使启动稍有技术性的对话也无从谈起。因此首先我认为文化是改变的动力。但由于城市的发展，使文化处于危险关头。此外，城市化在速度和资金方面并未受限。资金过剩才是问题所在，正如简·雅各布斯（Jane Jacobs<sup>1</sup>）所说，我们需要的是从核心、从文化景点开始，逐步重新开发我们的城市，同时将这些地区当作教育基地，从而动员全体市民集体努力，关心他们所在的城市。

## 2. 什么处于危险关头？

几年前长沙重新开发该市滨水区期间，开发商是万达集团。当发现地下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炉子时，万达责备了文物保护主义者和考古学家，并拆除了现场。此后几个月里，民众对该公司的行为表示抗议，但后来由于缺乏组织此类辩论和教育活动所需的公共空间，最终此事不了了之。真正危如累卵的是我们的认为城市值得挽救的最后信念。

## 3. 我们必须提出哪些问题？

提出合适的问题的确能够带来更好的答案，我的问题是如何加强我们对生活环境的掌控？我们已经经历了数字革命，但建筑正在削弱普通公民的能力。我们如何使建筑更加开放、无障碍并提高自我定义的能力？答案始于我脑中的模块化。盲点会是错误地点的模块化，必须对主要基础设施作模块化、亮化处理，巴克·富勒（Bucky Fuller<sup>2</sup>）认同这一点，必须取代碳密集型混凝土，而非小型浴室组件。

#### 4. 您认为城市创造的未来如何？

未来将由数百万城市创者打造，具备自我组装、自我制造、自我建造功能、更加灵活的建筑助力构筑未来。数百万次补救行动让我们的城市回归到原来的状态，帮助创造就业岗位和健康机会。最终，可达性和灵活性将成为建筑和城市建设未来的唯一画面。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想象。

#### 5. 请介绍一下您的“社区建设者”项目。

我的项目是一个垂直一体化可持续社区，自上而下，顶层是一个屋顶蔬果园，我们的社区成员在这里一起种植蔬果，下面的8层是创者空间和基于项目的多功能室。7层是互联网公司，包括专业的视频和在线支付系统内容创建公司。6层是供互相交流的非政府组织实验室。5层有一间电影实验室以及一些文化和艺术公司及工作室。4层是一间青年旅社图书馆以及供短期停留的便利台。3层是一间配备咖啡烘焙设施的生活方式实验室以及家庭艺术、烹饪和音乐工作室。2层是孩子们的STEM（科学、技术、工程和数学）教育实验室，1层是我们的厨房、餐厅、酒吧以及一间木工工场。每天，我们大约有150人在此就餐，每层450平方米，我们在这个社区工作、学习、玩乐。这里的建筑是一个废弃的模块化建筑示范项目，但我们为这里的空白空间赋予激情和创新。P8位于长沙，而非上海或北京，这是一个当地社区原型，我们在这里参与实验，创办实实在在的企业，洞察未来我们如何共同工作、生活、学习和玩乐。

#### 6. 您在中国的同行中哪些创意者让您感到鼓舞？

我发现广州的“一起开工社区”表现出色。

#### 7. 中德两国城市可以互相学习哪些东西？

我认为中国城市有很严重的“热岛效应”问题，还有雨水排水、建设“海绵城市”等问题。我在柏林时，看到行人便道不是用水泥而是用可活动的石砖铺的，下面还有一层沙子，这真是个很棒的主意。我相信在这些方面德国城市的经验一定能同中国分享，当然中国所面临的是更大维度和更大密度的挑战。对德国城市来说：我一直觉得中国传统的“很多家庭同在一个屋檐下”的理念很值得研究。当然，这个理念也只是在中国老的和更原生态的城市中才能看到。

采访由中德城市创者编辑进行的。

张贤铭曾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学习建筑学，此后在印度和德国（柏林）攻读博士学位。其父张跃于 28 年前成立了远大集团，致力于环保事业。张贤铭先生制作了一系列可持续建筑的病毒网络视频，向全世界介绍其父亲的发明。这是世界上速度最快、规模最大和最高的钢结构模块化结构建筑。张贤铭在中国的工作集建筑与教育于一身。他是 P8 以及上海 IMPACT Hub 等项目的创建者。

联系方式：[danielzhang@broad.com](mailto:danielzhang@broad.com)